春雷炸响,万物苏醒。热气回升的大地上,萌发着草木的 春情,升腾起农人的希冀,书写着父亲对生活的热爱。

春雷催青

这雷声,是黎明时分从东山传来的。刚开始,是一声闷 雷,如是岔开五指、伸平掌心的满巴掌突然发力,拍在了鼓 心。但那声音还没响圆,就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捂住鼓面,变成 了低而劲道的沉闷之声。这声音从鼓心散开,似是碾滚子般 地碾过大颗的玉米、细小的谷子,碾过清脆的石子、零乱的玻 璃碴子,释放出咯嘣作响、沙沙作响与哗哗作响、嗡嗡作响的 交响曲,缓缓穿过东山,慢慢穿透群山,向四山轰炸开去。因 着所向无敌的穿透力,四山均在这哗啦啦的战栗中轰轰作 响。随后,这闷雷如是火车钻洞,把轰鸣声传得更远更低。

闻声而起的父亲,披着棉衣,走到窗前,说声"春雷闹,惊 蛰到!"就伸手打开了窗户。但当开窗的响声退去,却不见了 雷声,他侧耳细听一会儿,一点儿都没有了。他嘟囔一声"明 明是雷声在响嘛,咋又悄无声息了?"母亲发笑,说是被他吓 跑了。父亲关上窗门,正欲去烧水沏茶,却听门西河谷一片轰 响,那雷声如是冲出隧道的火车声,将巨大的轰鸣甩出峡谷, 撞在山间,飘荡到天空。一时间,天地齐鸣,雷声大作。父亲打 开窗门,看了看东山天际间车灯穿过树林般忽闪忽闪的闪 电,说声"惊蛰春雷猛炸,草木催青发芽",就关了窗子,到后 厦子屋去收拾工具。

天刚发亮,父亲就带着剪刀、木锯、镰刀和长角锄头,走 上了屋后的茶山。这是一面缓坡,一台一台一米多高的石坎 子,砌成了一道一道四米多宽的梯田,把坡地变成了一条一 条的茶带。每条茶带两行茶树,排列的既整齐美观,又利于锄 草、施肥、灌溉与采摘、运输等机械化作业。

惊蛰这个节令名称,本因春雷初响、地气升温,惊动蛰伏 一冬的动物和地下虫子而取的,但在父亲眼里,被春雷唤醒, 被地气催生的,却是大地上这春情萌动的绿色。你看这茶树, 似乎一夜之间,叶片青淡了,叶面明亮了,就连茶园周边为给 茶叶增香而植的椿树、松树,也展露出了眉眼初开的春色。你 看,椿芽伸出了紫红的嘴头,松枝冒出了白花花、毛茸茸的嫩 尖。父亲张开鼻孔,大口呼吸着草木的清香,吸入了四肢发胀 的精气神,吸入了满心欢喜的丰收希望。

是啊,再有一个月,茶树枝头就有了绿中泛黄、雀舌般的 芽叶,人间就有了清明茶。尽管那茶太早、太嫩,汁汤不浓,不 耐浸泡,但是香气冲鼻、看相赢人、营养丰富,且因抢了先机 而受人追捧,是应季农产品中的上品。所以,父亲每年都要把 头三道茶带用作采制清明茶,因为这里土肥水足,茶树长势

他走进头道茶带, 先用长角锄头挖去地边长出的野刺、 杂草,再去给茶树修枝打卡。为了不打扰树顶茶枝地缓缓冒 芽,父亲先给头株茶树锯了两根旁枝,又从中间锯了两根主 枝,让树枝稀疏一些,以利分蘖发芽,长出生机蓬发的新枝。 然后,他再细心剪去茶树上的枯枝,分枝上的多余细枝,以利 集中营养,让叶片长肥长厚,长出汁色饱满的品质。最后,他 用镰刀割去树周的杂草,用长角锄头将土翻新,并在茶树蔸 下挖个小坑,以利明天灌溉时能积水保墒。

惊蛰时节

李焕龙

忙完头一道茶带,父亲伸个懒腰,舒展筋骨,便见朱家表 叔正在西侧的坡上给其果园锄草。父亲看到,相邻着的,就是 自家的果园,那里的桃、李、梨、杏都已显苞,有的已经冒出三 两片叶芽,到了泛青时节。因而,修枝打卡正当其时,刻不容 缓。父亲喊了声朱家表叔,让他先务茶园、药园等矮秆作物, 果园树高,一个人干着危险,回头两人搭伙来做。朱家表叔高 兴地说:"好呀,正好跟你一块儿学技术呢!"

母亲送来饭菜,与我父亲一块站在地头,边吃早饭边计 划着农事。这真是:"春雷一响,草木疯长;惊蛰一到,忙得疯

除虫祛病

惊蛰后的头一个大晴天,是一阵晨雨给飘来的。

天是被风吹亮的,那风从后山的树林里呼呼吹来,吹落 了门前柿子树、拐枣树和香樟树上的冬日残叶,在地上刮得 哗哗作响。不一会儿,东山垭口咯吧一声爆响,就传来了清亮 亮、脆生生的雷声,比惊垫那天黎明的闷雷要响亮多了。那天 的雷声,是冬眠老人初醒时的一声长叹;今天的雷声,是初出 茅庐的小伙子发出的一声吆喝。当炸雷咯吧两声传遍四野, 父亲放下茶缸,说声"春雷炸着吼,百虫惊出土!"就起身去提

他刚出门,便看见了朝霞中飘飞的太阳雨。那雨星在阳 光的照射下晶亮,透明,闪闪发光。父亲看一眼这漂亮的春 雨,知道下不大,下不久,就取了一顶挂在房檐下的草帽子戴 着,大步流星地朝大田走去。

果真,他只走了上十分钟,刚走到油菜田时,雨花就不飘 了,只剩下亮灿灿的朝霞从东山顶峰射向大地。父亲知道,惊 蛰过后,就进入雨季,这种爱耍小脾气的零星小雨对树木和 庄稼长苗、发芽很给力,对干活却无碍。

路过的曹家表叔喊声"惊蛰土动,百虫出动",算是在打 招呼。父亲回声"除虫要除根,田坎要翻新",算是回应。此时 他要干的农活,是为大田除虫。父亲深知,如不干好这活,不 仅油菜要遭虫害,油菜收后灌水犁耙,变成秧田,那水稻照样 会受侵犯。

他提起板锄,用力在田坎边铲下滋生虫害的杂草与土 皮,铲除了那些蛰伏土中过冬的虫窝。一窝窝蚂蚁,一窝窝蚂 蚱,一窝窝杂虫被铲掉,甩到了田坎岸上。几只蚂蚱幼虫艰难

地爬了几步,便爬不动了,一个个歪倒在土上。父亲知道,这 蚂蚱既是益虫又是害虫,它们既吃杂虫也吃庄稼,因此就毫 不犹豫地把他们铺展在田坎上,趁这乍暖还寒时节,让早晚 的冷风把它们冻死。

铲出十来米远,父亲又返回来,先用板锄背把田坎边新 铲出来的坡道一下一下拍实,再从田边水沟里铲出稀泥糊上 一层,用板锄背一下一下抹匀。这样,经过一两天的风吹日 晒,坡道就会板结起来,那些藏在泥土里边的杂虫及其残渣 余孽既难以复活,也无法出来。他就这样反复铲着、拍着、糊 着,干了两个多小时,把大田干过了一半。

回家吃早饭时,父亲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草气息。他 知道母亲挤出时间,完成了室内的消毒灭虫工作。屋子里的 墙边、四角都已喷洒药水,衣橱、厢柜都新换了樟脑丸,粮柜、 橱柜、书柜边都点上了熏香。

早饭后,父亲把大木盆提到后院,拌了一大盆石灰浆,并 用龙须草扎了两把刷子。他跟母亲分工,让母亲先给猪羊牛 圈消毒灭虫,毕了再给门侧的花园喷上一些;他上午继续去 给大田除虫,下午挑几担石灰浆,去给果园、茶园消毒灭虫。

父亲出门时,顺带挑了一担石灰浆,去给大田边的桑园 消毒灭虫。遇到骑车上街去的刘家三柱,他让给带一瓶敌敌 畏回来,说是相邻几户的十几棵老柿子树都生了虫眼,光刷 石灰浆是无法到位的,除虫务尽,得喷农药。三柱说"表爷真 是个老把式,大善人!"父亲笑道:"惊蛰不除虫,田地要放空; 把虫除干净,田地才养人!"

咬豆祈福

惊蛰后的第四天傍晚,父亲刚吃了半碗饭,就听见一阵 山风从屋顶刮过。风声不大,却很硬朗,是贴着房顶的石板嗖 嗖作响着一蹓烟刮走的,石板上发出了似是硬物磨擦过的响 声。父亲说声"要下雨了!"转身放下饭碗,去关门窗。果然, 当门窗关严,室内寂静,房顶便传来了雨声。那雨水是在风走 之后端端落下的,不是随风斜飘而来的。故而,就直直打在房 上,发出蹦蹦跳跳的响声,像极了铁锅里爆炒黄豆的声响。 父亲边听雨声边吃饭,似乎有点陶醉。但当最后一口汤

喝下肚子,他一手放碗,一手抹嘴,边抹边站起身,说声"吃炒 豆,除害虫;地丰收,人精神!"就搬过木梯上楼,去取挂在楼 棚上的那半口袋黄豆。

"惊蛰时炒黄豆,病虫害不出头。"这是老家普遍认同的 节令风俗。我们家吃炒黄豆和别人有所不同:不在惊蛰当天, 而是在节令进入惊蛰的这半个月内选择时日;只要头一场春 雨落下,必然会炒上半锅。

这黄豆颗粒饱满,圆润好看,是去年秋收时父亲专意挑 选的。他把一半倒在灶台上的陶盆里,另一半又提上楼去挂

母亲先用干柴燃火,把铁锅烧红。父亲伸出左手,测试了 一下锅里的温度,就将黄豆下锅,盖上锅盖,任其闷着。当锅 里的热气溢出锅盖,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冲鼻的豆香,父亲一 把揭了锅盖,操起铁铲一阵猛翻,直翻到锅里的烟雾由浓到 淡,由灰变白,他才放下铲子,喊声"退火!"母亲伸手把干柴 退出,把灶膛里的火炭用火钳一左一右地拨着,把火气拨得 匀匀的。父亲端出灶台上备好的半碗盐水,均匀地撒在锅里, 然后盖上锅盖,说声"加点火!"母亲就把身侧的干草抓过一 把,丢进灶膛。干透的茅草,起火快,火力弱,火势便于掌控。 当父亲再次揭开锅盖,操动铁铲开始搅拌时,母亲随着父亲 的快慢变换着火力。锅里爆炒的黄豆,灶膛燃烧的茅草,呼应 着噼啪作响,父母额上的汗珠变成了晶亮亮的豆子

当父亲说声"好了",母亲伸出火钳,用力拨动灶膛里的 红灰,把火盖灭。父亲取过案板头的陶盆放在灶台上,用铲子 把炒熟的黄豆铲进盆里,晾到了窗台上。然后,就着热锅,又 炒了一盆苞谷花。把炒好的苞谷花装进木桶里,父亲再次上 楼,从装麦糠的竹桶里掏出几个梨子,让母亲洗了去煮。

父亲把我们兄妹们喊到厨房, 教我们在两只竹篮里拌 料。大竹篮里用苞谷花拌草料,是给牛羊吃的;小竹篮里用苞 谷花拌麦麸,是给猪吃的。拌好后,父亲喷了盐水,又用手掺 匀,叫我们去给牲口送夜食。当牛圈、羊圈、猪圈里牲口们嚼 苞谷花的咯嘣声,与雨落房顶的叮当声汇成协奏曲,我听得 差点忘了回屋。

我们回到家里,洗了手脸,发现父亲已在火塘边摆上了 桌子,桌上放着一陶盆炒黄豆、一瓷盆煮梨汤和一叠小碗。当 我们围坐一起,吃开炒黄豆,母亲便给每人盛上一碗煮梨汤。 我们是一颗一颗地喂着吃,父亲是一颗一颗地往嘴里丢,他 丢一颗,咬一下,咯嘣一声,是那么的清脆有力,节奏明快。当 屋里响起一片咯嘣声,母亲说声"咬豆驱虫,人寿年丰",催我 们吃快点,多吃点。父亲侧耳听了下房顶、屋外的雨声,说声 "天地大同,天人合一!"便一口气喝完那碗煮梨汤,从壶里倒 了一碗热好的苞谷酒。我见喝下两口酒的父亲一脸喜色,就 轻声请教:这惊蛰节令"咬豆驱虫"的习俗,有啥科学依据,是 不是封建迷信?

父亲张嘴一笑,丢进一颗黄豆,咯嘣咬了一口,轻声告诉 我们:"这和除夕贴对联、放鞭炮,元宵玩社火、点灯笼一样, 不是迷信而是祈福,祈愿大地百虫灭尽五谷丰登,祈愿人体 百毒不侵健康长寿!

母亲说:"煮梨喝汤,也不是封建迷信。虽然它取了'离' 的谐言,图个'远离百病'的吉祥美意,但在惊蛰之后、阳气上 升之际吃梨,的确有降肝火、清脾胃的好处。

看我们兄妹们点头明白了,父亲抓起一把黄豆,给我们 一人分了几颗,叫我们一口咬下去。一片咯嘣声中,父亲大笑 着说:"祝福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一切都好!"

一个人的晚宴(组诗)

韩万胜

一个人的晚宴

独自饕餮,无异于经历一场风暴 眼睛里满是喧嚣 寂寞退到了窗外。秋风吼 一种静美胜过无数妖娆 人生就是大快朵颐 黑暗中的微笑 透明的悲伤,都是菜 斑斓于你 是舞台、是音乐、是知己 是在平庸中脱颖而出的高贵 独特的孤独,独特的顿悟与秘语 一个人的晚宴,一个人的天堂

这几天晴

这几天晴,天蓝得像壮壮的眼睛 阳光像雨一样下着 万物在温馨的秋风里成熟 我凝结的孤独,渐渐舒展开来 手机那头,多病的母亲 微笑像菊花盛开

晨雾

你想象不到晨雾会怎样阻挡 旭日的光芒 它们纷涌而上:用四肢、胸膛、头颅 甚至动用森林、峰峦、高楼 光与影、明亮与灰暗、击杀与嘶喊 旭日射出千万支金箭 雾渐渐溃散 —这不啻为一场战争 其实是一种艺术的交融 雾融入斑斓的光线后 麻雀、蝴蝶、蚂蚁、蜥蜴、瓢虫、苔藓 一切还原了生动

黑豆地没有爱情

黑豆地,在寒露这一天

阴冷而灰暗 爆裂的黑豆荚荚,过早地 坦露了所有的秘密 黑豆是黑色的眼睛 散落在黄土地上 有的神采奕奕。有的黯淡无光 豆蔓艰难地走到秋天,它缺少爱 黑豆的饱满和圆润 有虚假的成分 秋风过了几遍,黑豆荚荚变硬了 扎手也扎心 一旁的高粱,正红得起劲 它丝毫不顾忌 黑豆地的落寞与衰败 高粱硕大的穗子 像一颗沉重的头颅 让天空不由自主地低,一再低

再低,也低不到黑豆地里 黑豆地没有爱情 再低,也没有火红的爱情 真爱,已被秋风扬起的尘埃掩埋

阳光雨

阳光雨又一次光临人间 浓烈的爱与扑鼻的香 铺天盖地 一群蚂蚁呼啸着 从草丛中倾巢而出 像出征的将士 披着金色的斗篷鸣镝长驱 一群麻雀领着各自的天空起落 荒野中的石头也生出了翅膀 一群雁,衔着群峰飞翔 影子与鸣叫,溅起密集的回响 阳光雨落在我的心上 让我卑微的生命 又有了一支不屈的长歌

秋风

秋风是斑斓的,山河盛装 邻家姑娘小满 也穿上了花衣裳 秋风是凝重的 我脚下的黄河 隐去了喧嚣 深沉而舒缓地流着 圪蹴在硷畔上的老支书 极目远望 秋风是干净的 抚摸过的每一寸土地都鲜亮 甚至每一片落叶都闪着光 我无酒杯,夜色浓如酒 可惜

我无酒杯

酒杯在你的笑靥中嵌着 我无法取出 我静静地看着你 找不到聊的话题 灯光照着你大快朵颐 我按下内心莫名的鹊起 明月隐去,我在无声地对抗 一个秘密,还是一份情殇 夜色不懂我的心事越来越浓 裹紧了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没有动筷子,一桌美味 比不上你偶尔的顾盼 窗外的落叶显得无所适从 小巷里的脚步声,轻盈又沉重 我仍然两手空空 向谁倾诉,向谁讨要 秋风起,夹杂着寒意 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秋风不语

秋风不语,我只能猜 你的心事是一枚茧 纤手如玉,环佩相撞 生香成趣 青草发丝,蛋卷刘海 巧目顾盼,眼波酩酊 不褪色的油彩四季盈盈 大河汤汤,小溪欢唱 妩媚之笑靥若三春 秋风难以更改 真诚相遇,不是彩排

秋声

一个人的沉默 多么锋利 秋风交出了山河 岩石沉入海底 绿叶在阳光下沉沦 羽毛在尘埃中奋起 一匹马寂寂无声 一朵云千里落雨 一株草带露匍匐 一滴水怀抱玉杯 谁用微笑苫住了伤疤 谁用草木换来四季 谁长歌当哭 谁对酒疗伤 我的沉默 装着你无限的娇媚

风无力

风又有趣 试着撩拨这诱人的夜色 夜色多无趣,小满 黑,从耳道里溢出 背影是最闪亮的执着 不能回头 一回头,火焰夺目而出 这一角矮矮的天空 如何撑得住 小满。径直向前走 莫管风 风是个流浪汉 它没有自己的荒原 草木在我的手心 不在风中 卸妆后的秋天,素颜朝天 那不是你吗,小满 最后的一枚果子还噙在谁的口中 是惩罚还是奖赏。小满 风不告诉你

风无力, 掀不起你的裙摆

裙摆下有星星,小满

哪一颗是你的归宿

汉阴摄影协会提供 凤堰梯田

晨雾中的江岸叩问

清晨的汉江裹着薄雾,像一卷未曾 题字的古宣纸。我站在漩涡镇的老码头 上,看船夫用竹篙搅碎水面的倒影。远 处凤凰山的轮廓在云气中若隐若现,恍 惚间竟分不清是山影压住了江水,还是 江水托起了群山。船家说:"客官脚下踩 着的,可是千年古渡口。"他的陕南口音 里混着楚地的尾调,让那句"汉阴"的发 音,突然有了时空叠错的涟漪。

这名字总让我想起《诗经》里"维天 有汉,监亦有光"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 的铭文,商鞅变法时疾驰的驿马,汉高 祖平定三秦时扬起的旌旗,都曾在这片 水域投下倒影。而今"汉阴"二字成了地 图上的坐标,却仍裹着先民丈量山河时 的体温——他们以山定阳,以水划阴, 用最朴素的辩证法将天地收束进方寸 地名里。

凤堰梯田里的阴阳密码

沿着汉漩公路盘旋而上,凤堰梯田 的金色稻浪在九月阳光下翻滚。农人弯 腰割稻的姿势,与清代湖广移民在此垦 荒时的剪影重合。导游指着山腰处斑驳 的堰渠说:"康熙年间吴氏家族引汉水 上山, 硬是在秦岭南麓雕琢出五万亩 '空中粮仓'。"我望着层叠的田埂,突然 意识到这不仅是农业文明的杰作,更是 一幅立体的《易经》图景。

当年移民们将楚地的细腻与秦巴 的雄浑糅合,让梯田的曲线既顺从山势 的"阳刚",又暗合水脉的"阴柔"。他们

用堰塘蓄住云雾的泪,用沟渠编织大地 的血脉,最终让"汉阴"二字从地理标识 升华为哲学符号。站在观景台上,山风 裹挟着稻香掠过耳际,恍惚听见沈尹默 在北平书斋里挥毫时,笔锋里藏着故乡 山水的筋骨。

老城墙下的时空褶皱

穿过月河川道的油菜花海,汉阴古 城的轮廓在暮色中浮现。明代城墙的夯 土里嵌着宋砖,宋砖缝隙里又生出民国 时的青苔。城门洞下卖炕炕馍的老者, 将面团拍打在鏊子上的节奏,竟与《汉 阴厅志》里记录的"戌时击柝"声莫名合

文庙残存的棂星门石柱上,阴阳鱼 图案已风化得近乎抽象。看门人用竹帚 扫去落叶时,历史在这里从不以断代的 形式存在, 而是像汉江与月河的水脉, 看似分流却又在地下暗通款曲。那些在 城砖上刻下"汉阴"的匠人或许不曾想 到,这两个字会成为穿越战火与朝代更 迭的文化基因。

三沈故里的墨痕水意

在新街三沈纪念馆,玻璃柜里泛黄 的手稿让我怔忡良久。沈尹默临的《兰 亭序》笔触清癯,转折处却藏着月河漩 涡的力道。展板上"五四运动"时期的照 片里,三兄弟长衫下的身影。讲解员轻 声念着沈兼士的诗句:"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窗外的雨丝恰好 飘落在天井的砚形石臼里。突然理解了 这个家族的精神胎记——他们将汉阴 的"阴"化作文化守夜的烛火,把"汉"的 浩荡注入新文化的江河。在北平的漫天 风雪中书写《月夜》时,沈尹默笔下的霜 月,何尝不是故乡镇水塔上的那轮?文 明的传承从来不是单线条的摹写,而是 像汉江接纳月河般,在交融中完成精神 的扩容。

同心桥头的终极叩问

离别前夜,我独坐在涧池老街的同 心桥。这座清代石桥的拱券两侧,工匠 刻意将南侧栏板雕成阳纹瑞兽,西侧刻 成阴刻云纹。月光从凤凰山顶漫下来, 将桥影剪成两半投在水面,一半明亮如 汉高祖剑指三秦时的锋芒,一半幽暗似 屈子行吟泽畔的孤影。忽然记起《道德 经》里"万物负阴而抱阳"的箴言。汉阴 人将这句哲学密码编织进地名的经纬: 用"汉"的奔涌对冲"阴"的静守,以移民 的拓荒精神平衡道法自然的谦卑。他们 的春种秋收不是简单的农事循环,而是 在阴阳调和的永恒仪式中,完成对天地 秩序的虔诚模拟。

晨光初现时, 江雾散作万千银鳞。 摆渡人的船桨划过水面,将"汉"与"阴" 的倒影搅碎又重组。这地名终究不是史 册里的僵死符号,而是活着的文化胚 胎——当我给汉阴序章的宣传片敲上 "维天有汉,落地生阴"的视频字幕时,十 一只白鹭正掠过沈氏宗祠的飞檐,翅尖 扫落的露水,在青石板上晕开八百年家 训的墨香。